

西安二题

灞桥杨柳

大约是由于那许多吟咏古长安的诗句的记忆，那许多对汉唐诗人们绝代风华的缅想，那许多对社会主义时代新西安的向往，才使我如此迷恋这座历史名城。火车开出西安车站的时候，我的心情，就像在旅途上不期然地遇到久别的故人，还没来得及细谈，来不及细细咀嚼那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就匆匆地握别了，真是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——虽然我是初到西安。

这时候，列车播音员宣布：前面就是灞桥车站。

灞桥！

多少多少诗人为你写下了无数缠绵绮丽的诗

篇。最先来到我的记忆中的，是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。然而，李白的这两句词意同目前的情景是多么不相称啊！当火车轰隆轰隆地从灞水铁桥飞驰而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在铁桥的南边，有一座低得几乎像贴在水面上的颀长的石桥。这就是灞桥。桥上，人马往来，络绎不绝。那些堆满了麻袋的大车，不正是农业合作社今年的丰收果实么？自行车一辆接着一辆，在桥上走得那么慢，它的赶着要下乡去的主人一定心急了吧？穿着花衣服的健壮的妇女，急急忙忙跨过桥去，是到西安城里去办事，还是到建设工地去探望亲人？

灞水缓缓地流着。两岸的杨柳把婆娑的姿影投在水面上，那么温柔，又那么多情。

火车在几秒钟之内跨过灞水。不等我多看一眼，灞桥和两岸的杨柳，就在一转瞬之间远远地留在后面了。

天上飘着细雨。这细雨使我想起“客从长安来，衣上灞陵雨”的诗句，风光略似，但是我自谓却没有那般潇洒飘逸的情致。“多谢长条旧相识，强垂烟柳拂人头”，我以前并没有到过灞桥，是不能算作“旧相识”的。

我却从灞桥在那一瞬间留给我的印象里，幻想着一个童话：灞水岸上，杨柳树下，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仙人。仙人折下柳枝，送与走过灞桥的行人，一枝又一枝，一枝又一枝。行人把青青的柳枝带上征途，把它带到广漠的塞北，带到萧索的黄土高原，带到空寂的海边沙地，带到一切需要青青柳色的地方。从此，从灞桥来的杨柳，在天南地北生根发芽，一行又一行，一片又一片。“年年柳色”，再无须“伤别”了。

我就带着这个虚构的故事，在车轮的催促中，进入恬静的旅梦。

一觉醒来，列车正停在京汉线一个小站上。拉开窗帘，看天色，已是拂晓了。不知道这是哪个车站。就在这列车的近旁，正停着另一列敞篷的货车。你能猜到这列货车装着些什么吗？不是从沈阳来的机床，不是从开滦来的煤块，不是从玉门来的石油，也不是从北京、天津来的新式农具，而是不知从哪里来的一捆一捆、一堆一堆、一车厢一车厢的杨柳枝。

是的，是娇嫩的杨柳枝。它们离开家乡，乘火车移植到远方去。你别看它们如今还是袅袅娜

娜，弱不禁风，根部都用蒲包包扎起来，更显得躯体纤细动人。可是，它们跋涉千里长途，甚至还要翻山越岭，它们一定会在新的家乡活下来，而且一定活得更好。

这时候，我忽然想起宋代吴子良过灞桥诗中的两句：“请看三丈树，原是手中枝。”诗的意境就比别人高了一层：从一枝嫩苗看到杨柳的明天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生意盎然。不是吗，这一列车上的杨柳枝，会使多少片土地罩上一层层的新绿！

这时候，我也才想到我所虚构的那个童话是多么贫乏，也多么可笑。要使沙漠变成绿洲，要使荒山变成果园，要使一望无垠的沙土平原到处有葱郁的丛林，只是靠灞桥的仙人，一枝一枝地折，能顶得什么事！必得用火车，一捆一捆，一堆一堆，一车厢一车厢，风驰电掣，由南而北，由北而南，让青青的嫩枝到处入土生根。这才能在几年、十几年之内，看到千户垂杨，万家烟柳。

虾蟆陵

时间匆促，还有两个小时就要离开西安。来

不及去参观那使古城根本变样的工业区，来不及去访问那使西北多少青年人向往的交通大学新校舍，更说不上要去别的什么地方。穿过一些小巷，曾看到一些标着“上海理发”的招牌，听到一些江南口音，但我也可能去拜访这些远方来的新“西安人”，听他们谈谈支援西北建设的兴奋的心情……这一切，都只有留待将来。西安，我是多么渴望着再来。

偶然翻翻旅囊中的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《西安游览指南》（在来时的火车上翻着这本快老掉牙的“指南”，我不止一次地哑然失笑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从图书馆里找出这一本书来），翻着翻着，忽然出现一个地名：虾蟆陵。下面注着：即下马陵，在城南。据说明，这里原是汉代董仲舒的坟墓，汉代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以后，帝王出入长安城，到此必定下马，以示敬意，因而也就叫作下马陵。久而久之，念破了，便叫作虾蟆陵。

我当时就决定去找一找这虾蟆陵。并不是因为对董仲舒有多高的景仰，也不仅为了我的住处靠近城南，更多的还是因为想起了那位“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虾蟆陵下住，十三学得琵琶成，名

属教坊第一部”的浔阳江头的歌女，想起了江州司马为之伤心落泪的“天涯沦落人”，千载悠悠，她的旧居还在吗？

我就是带着这种也许使人发笑的心情，从碑林沿着城墙迤逦东行。城南地势较高，一路都是土冈和坡坡，就像走在低矮的城垣上。也许在一两千年前，这里还要高些，要不，杜甫怎么会当“黄昏胡骑尘满城”的时候，“欲往城南望城北”呢？

走在那一带高低不平的土冈上，我禁不住心中暗笑：这岂不是荒唐可笑的事？西安城内外，社会主义建设的足音那么急促，工地上的生活那么沸腾，而我，却去寻找一个一千多年前的、虚无缥缈的遗迹。我到底何所为而去？到底又去寻找些什么呢？难道真希望能像神话似地发现什么奇迹？

一路上绝少行人，真是幽静极了。好容易遇到一个挑着一担青菜的人，问他虾蟆陵在哪儿，他漫不经心地往旁边一指：“这不就是！”

顺着他的手望去，这是一个大的庭园。园墙比我们所站的土冈高不了多少，所以围墙里的一

切都在眼底了。园子里，除了十几棵高大的杨树以外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。它却又不像久已荒芜的废园，因为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像一块树林中的打谷场。

难道这就是那位汉代大学者的墓地？难道这就是唐代笙管繁华的虾蟆陵？我一面疑惑，一面往前走，还想从园子里找到些什么。

啊，你瞧，这不是来了么！一位中年的穿蓝布制服的保育员，领着一群孩子从边门进来了。孩子都一般大，四、五岁光景，排着队，高高兴兴走进园来，听得哨子一响，就跳跳蹦蹦地围成一圈，做起游戏来了。做完游戏，就静下来，团团地围住阿姨。那位保育员正在向他们讲些什么，听不清，只看见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，出神地听着。

再往前走，转过墙角，下了土坡，就看见一座大门。门额上嵌着一块尺把长的竖匾：“董子祠”，门旁边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长木牌：“陕西军区托儿所”。大门是开着的，可以看见院子里有一座碑亭，碑上刻的是一篇长文，只隐约看得出四个篆体大字的题目：《下马陵记》。

人们常遇到这么一种情形，当他日夜企求的

东西忽然一旦得到以后，心情却意外平静了。我站在下马陵前，心情正是这样。仿佛这寻找本身就是目的，找到了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心满意足了。

虾蟆陵，这岂不是你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吗？在你的曾经理葬过大儒、响彻过笙歌、涂抹过脂粉的土地上，如今却哺育着崭新的共产主义接班人，革命的后代。看那些孩子们且歌且舞，玩得有多高兴！他们自然还不知道你的历尽沧桑的变迁史，然而，他们一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美丽的托儿所，非常非常喜欢这幸福的生活。

我带着这种无法形容的快慰离开了虾蟆陵。阳光正洒满大地。人们说，西安的春天来得迟些。可是，这春光是多么好啊！

一九五六年五月，西安

（原载 1958 年第 4 期《人民文学》）

秋风起的时候

最初的秋风是用悄悄的脚步来到红河两岸的。如果不是越南朋友用他们的敏感的眼睛指点我们，我们竟几乎丝毫没有察觉季节已经在暗中转换。

秋风第一个使河内街头妇女的长袍变了颜色。整整一夏天，她们的紧身曳地的丝质长袍，不是白色的，就是淡黄和淡绿的。当女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疾驰过林荫道，曾使我不止一次地联想起敦煌壁画上的飞天，不止一次地想到“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霓裳羽衣舞”这两句名诗；如今，像是谁在夜间发布一声号令，倏然间，都变成了鲜艳的青莲色。这颜色本身，便给街头平添几分秋意。

但是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，还不是这种青莲色的长袍，而是那个美丽的、充满诗意的“贡”。

“贡”是按越南话音译的。我想不出确切的译名，我也从没有见过尝过。这是一种食物，是一种还没有完全熟透的糯米——越南人诗意地称之为“姑娘稻”的。

那天在越南文艺协会，同越南朋友谈了一会，人们端来一只只小碟子，每个碟子的底上垫着一小片荷叶，上面又盖一片。揭开荷叶，却是一碟糯米。糯米的颜色，不是白的，而是绿的，浅浅的嫩绿。说它像翡翠，也还不恰当，因为到得嘴内，它却是又香又软又糯的。

这就是“贡”。

说起“贡”，越南朋友谁都会眉飞色舞，一往情深，就像向你介绍自己的爱人。

初秋的夜晚，农家的灯火一盏盏地亮了，响起舂米的歌声，这是姑娘们在做“贡”了。小伙子们循声而来，带来了槟榔，带来了红柿子，也带来了上下跳动的心。情侣们一面唱歌，一面舂米。“贡”做成了，心事也交换了，小伙子们兴高采烈地回家，姑娘们把一盏盏灯火轻轻地吹熄。

有时候，姑娘的态度还不明朗，小伙子就生气地唱：

你若是变了心，
柿子就要烂，
“贡”就要变坏了！

住在城里的人呢？一听到街头出现挑着“贡”卖的妇女（挑着“贡”的扁担，是一种特别的扁担，它的一端弯弯翘起，像舞者的修长的细臂），就知道这是秋天了。

战火爆发后，在越北平原，在出“贡”著名的红河三角洲，法国殖民者像吸血鬼似地搜尽了农民最后一颗米粒，小伙子 and 姑娘们有的到根据地去，有的参加游击队，舂米的歌声息了，跳动的灯火熄了，大片田园都被烧成焦土。

于是，“贡”就成为人们梦中的幻影。

怀念“贡”的，不仅是年轻人，也有那些每年一到秋天就惯想着吃“贡”的人。他们住在荒山深谷，对着遮天的大树，一到秋风起，是什么首先引起他们对家乡、对河内的怀念呢？常常的，是“贡”。想到家乡，想到河内，就想到“贡”；想到“贡”，就更加怀念家乡，怀念河内，更加热爱自己

的遭灾难的乡土，更加憎恨野兽般的法国殖民者。

诗人深情地唱着：

嫩绿的稻子消失在黄昏里，
我想念你，妈妈，隔着重重的山和岭。
妈妈，你的儿子一直活着；
感谢我们的党，我们的胡伯伯，
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人。

“贡”的怀念，寄托着人们的乡思，寄托着对亲人的记挂，也寄托着战斗的激情。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……

一直到和平恢复以后，人们才又尝到“贡”。

越南朋友向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充满了眷恋乡土的深情，这种深情感染了我们，也就不觉多吃了一些，还把那一小片荷叶带了回来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，河内

夔州秋兴

小 序

公元七六六年（唐代宗大历元年）晚春时节，暮年的杜甫来到川东的江城夔州。诗人在这偏僻的山城住了将近两年。在这里，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篇，其中包括有名的《秋兴八首》。

诗人在这八首诗里，用他的穷愁潦倒的心情，沉郁苍茫的笔触，描绘了夔州的山川风貌，抒写了自己的家国之思和落寞情怀。千余年来，它们被人低回吟诵。它们同夔州的名字连在一起，并且自然而然地给这个古城披上了一层迷惘、凄清、黯淡的纱幕。

今天，我有幸在夔州（如今叫奉节县）小住数日，而且也就深深地被这长江边的古城吸引住了。那层灰蒙蒙的纱幕，被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流

冲得荡然无存，换上的是崭新的、明快的、难忘的印象。奉节县的同志们热情而又谦虚，不爱宣传。然而我总觉得好像负有一笔债，负有一种义务，我要告诉我的朋友和同志们：在那瞿塘峡口，山川人物荟萃之处，有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城……

因此，我依着杜甫的诗情，涂下了一些我的见闻，我的喜悦。我也知道，这样来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夔州，至多不过是从滔滔大江里舀起一小勺水而已。

白帝城高

寒衣处处催刀尺，白帝城高急暮砧。

——杜甫：《秋兴》之一

杜甫是以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来开始他的“秋兴”的。在夔州白帝城西阁，他住了将近一年时光。深秋的傍晚，诗人孤独地站在荒凉的城楼上，纵眼看萧瑟江山，禁不住低回欲绝。城东临江的白帝城，那座闻名已久的古迹，在诗人的愁眼里，也就自然抹上一层阴郁的

色彩。

今天，我也先要为白帝城唱一支赞歌。

这支歌，不唱两千年前那个倒霉的君主刘备。虽然，正由于他兵败到此，临危托孤，才使白帝城的名字跟《三国演义》一起被人们长远地流传。如今，永安宫早就化为乌有，连杜甫当年扶杖登山凭吊时，也只能叹息“翠华想象空山里，玉殿虚无野寺中”了。到今天，连那个野寺也找不到，几间后代陆续修建的祠庙，也长满了青草。

这支歌，也不唱那个虚无缥缈的八阵图。据说那几堆曾经使得东吴大将迷路的乱石，恰在这白帝城下。然而我站在白帝城上往下望，也只见一片片沙滩和稻田，辨不清那个有名的阵势究竟摆在何处。

白帝城雄踞瞿塘峡口，担当着“夔门天下险”的盛名：杜甫曾说它“白帝高为三峡镇”，它的脚下就是滟滪堆，长江汇全川之水滚滚东来，江流湍急，声如洪钟，到了白帝城下，就汹涌澎湃地进入三峡。然而我的歌，也还不只是为这山川形胜而唱的。

我唱的是白帝城下今天的豪杰，白帝城的英

雄女儿们。

就在白帝城下，有个远近知名的女子分销店。叫女子分销店，是因为它的经理和营业员，都是二十多岁的姑娘。

就是这几位姑娘，以她们的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，以她们的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忱，以她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千方百计为群众谋福利的革命精神，在古老的白帝城头飘起了鲜艳的红旗，为白帝城增添了前所未有的了一番春色。

为了满足乡亲的需要，她们绞尽脑汁，找寻货源，让人们来到店里，总能买到几种中意的东西。

为了满足乡亲的需要，她们不辞奔走，为农业社和农民的零星的副业找买主，让大家高高兴兴。

她们曾经爬上人迹罕至的高山，去找寻各种野生植物，自己动手制成糖果饼干。那些又香又甜的糖，又松又脆的糕饼，你根本不会相信它的原料却是荒山上无名的野草野树。

在分销店的对面，一间大屋子门口，挂着一块招牌：白帝女子分销店上游工厂。可别小看这间屋子，在这里出过四、五十种产品。就如现在，你

走进屋去，就能看到这边墙角里一只烧锅，在做硫酸；那边一只大圆筒上套着一只玻璃瓶，在用柚子皮炼芳香油。

分销店的姑娘们，走过崎岖的山路，经历过阴暗的天气。曾经有人瞧不起她们，不信任她们，等着看她们的笑话；办工厂，她们谁也没有经验，许许多多技术上的障碍横在她们面前；翻山越岭，攀上悬崖峭壁，体力支持不住……可是，她们的身后，有党，有群众！革命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支持着她们，一步一步地打垮这些拦路虎，把它们踩在脚下，继续前进。

你看，这分销店内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多热闹啊！这边，一位老大娘细心地挑选花布，她告诉售货员是要给女儿做嫁衣的，那位热情的姑娘正帮她出主意，挑花样，搬出五六匹花布来比较。那边，农业社的会计正在同店里计算一笔收购副产品的账目，街上，又有人挑着一筐筐的什么朝店里走过来了。上游总厂和它周围的那些小工厂里，有的叮叮当当打铁炼钢，有的散发烤饼干的香味，有的在试制新产品……这分销店和它的工厂，为这小镇增添多少蓬勃的朝气。